

臨川先生文集

三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論議

洪範傳

易象論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末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又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

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又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

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巳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冬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水言潤則火燠土厚木敷金斂皆可也火言炎則水洌土蒸木溫金清皆可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銳水平皆可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也土言稼穡

則水之井漁火之爨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也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燂能潤能斂此之謂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蒼而蒼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其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音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以用以炙熱之氣爽故其味可以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以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以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以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肺爽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壅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與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

則弗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爲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貨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著不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

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二三四五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敘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

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革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瑩獨必進寵之而不虐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舉廢之而不畏也蓋瑩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虐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虐瑩獨而瑩獨實見虐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瑩獨見虐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虐瑩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人之有能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致此蓋聰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咎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虐瑩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

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僻邪侈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平富之善之而善之必自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羅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瑩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辜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義所

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乎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居無黨者言乎其所以所與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令曰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辜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辜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也二帝三王之誥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

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變者和孰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頓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有也治之其未亂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剛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惡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天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頓一笑之間而已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皋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胥子而皋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後剛洪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皋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

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於淫朋曰庶民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也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知者德而

已矣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霽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所爲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爲福者於文從畐畐則衍之謂也禍之所以爲禍者於文從曷曷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已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

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逆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曰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廡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暘極備則爲常暘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寒寒極無則爲常燠此饑饉疾病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

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循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暘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平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辜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惑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怠不固不急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

不可變所摠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摠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

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母擾則康寧矣故三曰康寧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母擾則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憂者康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九疇曰初曰次而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

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於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已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適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

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遇惡也不可以爲偏亢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平施則人樂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勅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所謂明者非恃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咸也君子以虛受人惟以虛受人而有節於內故於恒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遯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益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益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益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赦過宥辜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赦過宥辜能反身修德赦過宥辜則其欲也懲而窒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效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

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械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遠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已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已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已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善矣其終不能無愛愛則敵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胸臆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待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饗帝立廟饗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已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已以緩人者依於仁而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

思慮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
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論議

周南詩次解

禮論

禮樂論

大人論

致一論

九卦論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
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
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
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
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
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
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
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
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
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
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
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采
芣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
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淇
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閔

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開雕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爲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感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典爲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蹠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輶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

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措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

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聰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吾之明也非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

下之聽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簞簞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牆藋桮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事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平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

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開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已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安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

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鉤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逢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

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
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
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
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
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
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
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
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
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
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
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
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
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
異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
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
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
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
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
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
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
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
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孔子曰顯

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
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而無所見於
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
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
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
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
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
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
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
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
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
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
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
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
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
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
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
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
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
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利用安身以崇
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字矣患乎學者之

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處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處之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處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疎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通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謙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溺乎其文而失乎其實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

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取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不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